

商賈情緣

武劍青 著

.5

内 容 简 介

一个普通的补鞋匠，乘着当代经济改革的大潮，一跃而为商界巨星，赢得了众多姑娘的倾慕。漂亮的女秘书也频频向他示爱，他却不为所动。昔日的恋人与他意外重逢，双双重陷情网不能自拔。岂料这一段烈火烹油般的恋情却使一个红红火火的大公司顷刻破产。围绕主人公的事业和爱情，小说展现了风雨多艰的人生和五光十色的现代社会。

商 贾 情 缘

武剑青 著

漓江出版社出版

（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—1号）

邮政编码：541002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桂林市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8.25 插页2 字数186,000

1990年9月第1版 1990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：1—5,230册

ISBN 7—5407—0588—4/I·442

定价：3.20元

1

晨雾还在弥漫，大地是灰蒙蒙的，湿润润的，整个宇宙就象一只大蒸笼，在圆穹的罩盖下，一片雾气腾腾。

不一会，大蒸笼撕开了一条缝隙，从东面飘过来几片薄如轻纱的白云，白云衬上了一层浅红色的光环，光环折射着大蒸笼，灰蒙蒙的蒸笼霎时披上了一件赤褐色的外衣，于是雾气慢慢地向四面八方消散开了。

喝醉了酒的太阳，乐呵呵地走出来了，它走得那么慢，那么慢。

它那通红的脸庞，通红的眼睛，放射出一股通红的、强烈的光柱，真是醉态盎然！

于是，那只雾气腾腾的大蒸笼慢慢地不见了，出现了广阔无垠的、晴朗的天空，大地上也立即显现出高山峻岭、大江大河，出现了树木、田园，城市和村庄。

人类在太阳金光的爱抚下，每天早晨，拉开了喜怒哀乐、五光十色的人生帷幕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千秋万代，亘古不变。

于是，许许多多平常的、高尚的、自私的、唯公的、保守的、开拓的、惊险的、传奇的、狡猾的、奸巧的、尔虞我

诈的、你争我夺的……人和事，纷纷登场，构成了大千世界，演绎出说不尽、道不完的故事。我们的《商贾情缘》就是这千千万万中的一个！

某市的东南面，有一座立市医院。今天早晨，它和平常一样，当晨雾慢慢消散时，便从沉睡中苏醒过来了。阳光沐浴着大地时，医院的电铃声便震天地响了起来，职工们从四面八方涌进了医院，开始了一天新的生活。

留医部的护士洪丽英休班回来上班，刚走进大门，她的同房好友小麦护士一见面就大声嚷道：

“我们医院出了件怪事，你知道吗？”

洪丽英满头雾水地问：“什么怪事？”

“你看过蒋子龙写的《燕赵悲歌》吗？那个大队干部武耕新，象个南洋大亨一样。我们也来了这样一个武耕新！”

接着，她给洪丽英描绘了这件怪事的经过：

前天黄昏，一辆豪华型的皇冠牌小轿车，飞般地向医院驶来。

一副担架将轿车里的病号抬进了急诊室，内科主任医师沉着地指挥着护士，将病人放置在床上进行检查。跟车来的一男一女，穿着时髦。男的着一套银灰色的西装，打一条枣红色领带；女的穿一条藏青色的毛料西裙，上套一件紫色翻领的外衣，脖子围一条黄澄澄的金项链，翻领上很显眼地别着一颗钻石胸花，华贵夺人。

“医生，请你们用最好的药给我们总经理止泻，你看，他泻得脸都发白了。”那位男的焦急地说，接着自我介绍道：

“我是他的办公室主任，这位是他的女秘书。要多少钱都无所谓！”

主任医生边给病人检查，边淡淡地说：

“对谁都一样，我们都会尽力而为的。”

“医生，你不知道，如今是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时代，我们总经理病一小时，就要耽误一桩买卖，上千上万元钞票就会偷偷溜掉，他可病不起啊！”女秘书的话清脆得象山泉叮咚，快速得象机枪连发。

主任医生不高兴了，摘下听诊器：

“你们搞经济的就知道钱，我们当医生的知道的是病人的生命。”他回头对小麦护士说：“准备输液。”

那位办公室主任叫道：“就在这里输液？不行！这是门诊部的急诊室嘛？条件如此简陋，难道你们没有高干病房？”

主任医生把手一伸：

“他的红本本呢，拿来看看。”

“什么红本本呢？”女秘书不解地问。

“享受厅级待遇的医疗证呀。”小麦护士看了看他们茫然的神色，有点不屑地说。

那位办公室主任粗暴地大声地嚷道：

“没有，你们这套等级制度该稍息了。我们有的是钱！钱，你知道吗？如今是商品经济社会，钱就是上帝，有钱就能办一切！你管他什么级？他是香港环球实业贸易公司驻内地分公司的总经理，这个级还不够大吗？”

主任医生勃然变色了，但还是尽量抑制地、有礼貌地说：

“这是内地，不是香港。我们医院有自己的制度，岂是金钱能改变得了的。”

那位病人呻吟地、威严地喝住了他的办公室主任：

“嚷什么，遵守制度，尊重医生？把我的助听器拿来。”

小麦护士这才发现病人原来是个聋子，他那位办公室主任的大声嚷嚷，才使他发现这场争论的。

女秘书将一只很精致的助听器，小心地塞进病人的右耳，病人平静地微笑道：

“医生，按你们的规定，该怎么办就怎么办，我的手下得罪你们了，请原谅。”

主任医生这才平息了心中的不满，对小麦护士说：

“通知内二科，准备接收病人。”转头对那位女秘书冷冷地说：

“请你们到住院处办手续。”

病人被推进了内二科病房，小麦护士好奇地也跟着去看热闹。

那位办公室主任一看是普通病房，又想发火；那位病人忙制止道：

“既来之，则安之。听从医生安排。”

女秘书吩咐跟来的司机道：

“回去把总经理的铺盖送来，告诉厨师，作点好吃的、好消化的流质送来。吃住我们都自理啦。”

办公室主任取出外国香烟，大方地掷给了在场的每个人，包括在门外观看的人，真是出手阔绰，令人刮目相看。

.....

小麦护士绘声绘色地讲完了这件怪事。嘴是啧啧地说：

“嗨，生活中的武耕新，比蒋子龙写的还要够派头。不过是暴吃一顿，得了急性肠胃炎罢了，结果惊动了不少人。这两天来看望他的人川流不息，都是西装革履，还有从外地

来的呢！那位病号的助听器小巧玲珑，高级得很，听说是从意大利进口的。他很少吸烟，偶尔掏出一只烟嘴，竟是翡翠玉石作的，绿得真可爱；昨天，他叫我们帮他买对五号电池，出手就是一张大团结，还不让我们找补零钱，真是挥金如土！”

洪丽英诧异地问道：“他是南洋富翁，还是暴发户？”

小麦闪烁着两颗黑眼珠，思索了一阵，说：

“不象外来客，倒象个土蚂蚁，我看大概是发了什么横财吧！”

洪丽英抑制不住好奇的心理，拉着小麦护士的手说，

“走，看看去。”

小麦护士说：“他就住在你们内二科18床。你自己去得了，我还要到门诊当班呢。”

洪丽英笑了笑，便向留医部走去。

当她走进内二科的护士办公室时，一位医生向她招呼道：

“小洪，回来啦。你值晚上的夜班，先回宿舍休息吧。”

洪丽英颌首道：“我知道。听说来了个怪病号，我去瞧瞧。”

医生笑道：“你耳朵真尖。18床。”

洪丽英点了点头，转身往18床的病房走去。

“干什么的？站住！”门外坐着一位穿戴华丽的小姐，伸手将洪丽英挡住了。

洪丽英一看就知道是那位女秘书，便轻轻地说：

“我是护士，来看看病人。”

女秘书尖声叫道：“护士？怎不穿白大褂？我怎没见过

你？你想找我们总经理？是谈生意还是打他什么主意？”

洪丽英感到一种被侮辱的恼怒，提高嗓门嚷道：

“别以为你们有几个臭钱，就可以横行霸道了。这是我的工作，谁希罕打你们的主意！”

“工作？为什么不穿工作服？哼，冒充各种各样人来钻我们总经理空子的，我见太多了。”女秘书傲慢而又不屑地说。

洪丽英被气得粉脸通红，将女秘书推过一边，昂然走进了病室。

病人听见门外有响动声，便将意大利的助听器往右耳一塞，不满地问道：

“秘书，你又跟谁吵架啦？”

女秘书翩然进屋，满脸含笑地柔声说道：

“没有，让总经理操心了。这位大姐硬要闯进来……”

女秘书话还没讲完，突然听到两声同时惊叫：

“你？……”

“你？……”

只见她的总经理目瞪口呆，闯进来的那位自称“护士”的人，也惊骇得发呆了。

女秘书诧异地问道：“怎么，你们是老相识！”她忙不迭地对洪丽英道歉：

“对不起，我失礼了！”

洪丽英象从遥远的地方跋涉归来似的，只觉得浑身疲软无力；心里又象被打翻了的五味瓶，酸甜咸苦辣，说不出什么滋味。

还是那位总经理坚强些，慌乱了一阵后，又恢复镇静了。他嘴里苦涩地说：

“丽英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我们已经几年不见面了。每次路过你家门口，我都想进去问问，这几年你都干啥？可又不敢进去。听说你在护士学校毕了业，可又不知分配在哪工作？”声音里含有惊喜、埋怨、自责和惆怅！

女秘书知趣地、神秘地笑了笑，转身走了出去，还顺手带上了门。

洪丽英从遥远的回忆中醒了过来，她镇静了一下自己，便淡淡地答：

“混碗饭吃吧，值不得你打听。龙仁呀，没想到你从一个补鞋匠，发达成一个大富翁了，可喜可贺！”

声音里含有惊讶、迷惑、后悔和询问。

“咳，说来惭愧啊！”龙仁避而不答她的疑问，伸手欲拉床头的开关。

洪丽英抬头看看他床前挂着的输液玻璃瓶，忙说：“不用了，我来帮你拔针吧。”

她小心地将龙仁手背上固定针尖的胶布扯开，熟练地将针尖拔了出来，迅速将棉签按在进针前方的针口上。

龙仁呆呆地望着她，闻着她低头拔针时身上散发的淡淡幽香，不禁出了神。棉签忽然掉在床上。龙仁这才惊醒过来，慌忙捡起棉签，压住针口。

没想到皮肤内涌出一股血流，手背迅速出现淤血，有鸡蛋般大。龙仁吃惊地叫了一声。

洪丽英见状，马上接过棉签，轻轻揉着皮肤，把淤血挤到一起；而后重新将棉签压在进针的前方，解释地说：

“进针时只是刺穿了皮肤，而刺入的针口还要往前一点。所以，你要按住血管的针口，不应按住皮肤的针口，这样才能把血止住。”

龙仁笑道：“想不到你成了这样出色的护士。”

洪丽英微微一晒：“这有什么，比起你来，真是小巫见大巫了。还疼吗？”

龙仁沉醉于洪丽英轻轻揉搓的幸福中，他凝神看着这位曾经使他心醉神迷的面孔，不禁有点伤感起来。

“针口的血止住了，不疼了。可心口的血是永远止不住，永远都是疼的！”

洪丽英脸一红，把头拧过了一边，默然了半晌，才轻轻地说道：

“还提这些干什么，一切都过去了。”

顿时，两人都沉默无语起来，一股无尽的思绪，把他俩拽到了远方，远方……

2

龙仁是个普普通通、平平常常的农村小伙子，今年还不到而立之年。个子一米六五，是八十年代姑娘眼中的“二等残废”。留着个小平头，那粗壮的头发根根象钢针似的直指蓝天，自有一股威武之气。他的眼睛不大，眯起来象一条缝，水平线拉得挺直的。但睁开一看，那双眸子异常的明亮，可说是炯炯有神，似乎一眼就能把人看穿。猪胆鼻，大嘴唇，笑起来兴许能塞得进一只拳头。民间常说：“男人嘴大吃四方，女人嘴大吃穷郎。”他的福气也许就在这张大嘴上？

村里人都叫他作“聋人”。因为他的右耳的确聋了。对方讲话小声时，他要用右手掌放在耳背作屏风状，才能听得清楚。但是也有人说，他的耳聋是装出来的。要不，你试骂他看看，哪怕声音再小，他也听得见，会马上对你反击。其实，这是冤枉了他，因为骂人时的脸部表情和口型，与平时说话是不一样的，尽管他不知道对方骂些什么，但他一看表情和口型的变化就明白了，所以马上会反问：“你骂我干什么？”

龙仁之所以耳聋，并不是天生的。

那是在“史无前例”、人妖颠倒的岁月，城里的机关已进入了清理阶级队伍阶段。一天深夜，月黑星暗，大地无光。父子俩正沉沉入睡时，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。

龙仁是个孩子，翻了身，又梦见周公了。他爸只好披衣起床，边打呵欠边问道：

“谁呀，三更半夜的。”

当他把门打开时，一个人影闯了进来。他爸吓了一跳，本能地闪开两步，喝道：

“你是什么人？想干什么？”

那人转身迅速把门关上，低声说：

“老龙，龙炳光同志，别喊，是我。”

龙炳光定睛一看，惊喜交半地哎哟一声：

“是老宋，宋部长吗！你怎么赶夜路来啦？”

那位被称作宋部长的人，神色有点慌乱，满脸疲惫之色，一屁股坐在张条凳上。

“有吃的吗？我肚子饿得老打架。”

龙炳光忙说：“有，你等等。”他把老宋领进了里屋，边给他端出剩饭，边说：

“那天，我挑柴上街卖，见好多人押着你游街，你挂着块牌子，足有三十来斤重，铁丝把你脖子勒得好深啊！我正担心着呢，想不到你平安无事。是他们放你了吗？”

老宋边狼吞虎咽地吃饭，边答：

“我是逃出来的。”

“逃！为什么？”

“他们用对付叛徒特务的手段对付我，给我压杠子、坐老虎凳，还将辣椒水往我鼻子里灌。我实在受不了啦。”

说着，他站起来，卷起了袖子和裤脚，只见他手脚都是

斑斑血痕，令人惨不忍睹。

龙炳光既惊且怒地嚷道：

“他娘的，还有王法吗？到底为什么嘛？”

老宋扒完了最后一口饭，把碗一推，苦笑了一声：

“谁叫我是叛徒加特务，双料货呢。就为了在地下时你送来的那份情报！”

“哪份？地下时我跑交通，送的情报可多着呢。”龙炳光纳闷地问。

“后来游击队和三团碰上的那份。”

龙炳光诧异起来：“那和你有什么关系？后来是碰巧和黄狗打遭遇战的嘛。”

老宋长叹一声：“秀才遇着兵，有理说不清。县委‘红联’硬说是我和保三团勾结起来当内奸，设圈套让部队往里钻。这不是叛徒、特务吗？”

龙炳光怒叫一声：“呸！胡说八道！那份情报是交通站叫我送的。后来队伍马上转移，才没遭保二团包围。至于和保三团碰上，是第二天晚上的事，完全是意外嘛。幸亏你指挥得巧，甩脱黄狗，队伍才不伤一兵一卒。后来特委不是还表扬了你吗？”

“现在谁也不认账，怕惹祸上身。特委书记前几年病死了，剩下的委员，有的不知调哪里了，找得着的又说记不清了，或者干脆说没这事。我是跳下黄河也洗不清了。”

“不怕，我还没死呢。跟他们打官司去，打到中南海也不怕！”

老宋神情黯然地摇摇头：“国家主席都被他们打倒了，法律不值一文钱。谁相信你一个农民的话？如今是群众专政的年代，叫你三更死，不能到五更。这几天，城里不知敲死

了多少人！所以我连夜逃跑，躲得一时算一时。”

龙炳光叹了口气：“临解放时，我被敌人打伤了，成了半残废，所以申请回乡种田。你说得也是，谁信我一个农伯的话呢？”他缅怀着峥嵘的岁月，不胜感慨。半晌，才安慰地说：

“你放心住下，我不信没有清平盛世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”

“打柴有什么难，后山有的是，我去砍！”

龙炳光 and 老宋都吃了一惊，循着声音一看，只见龙仁倚着门框，定定地看着他们。

“哎呀，我的小祖宗，衣服也不穿，你爬起来干什么？”龙炳光赶忙脱下外衣，披在儿子只穿着短裤的光脊背上。

老宋放下心来，走过去摸摸龙仁的脑袋：

“是你的老三吧，几岁啦？”

“最小的，十岁了，叫龙仁，如今世道乱糟糟的，学校三天打渔，两天晒网，一帮孩子，象没笼头的野马，将来还不知成什么样的人啊。”龙炳光忧心忡忡地说。

龙仁歪着个小脑袋，争辩说：

“老师不上课，关我们屁事？”

老宋把他拉近身边，亲切地问道：

“谁不让老师上课？小学校也搞批斗吗？”

龙仁忽然格格笑道：“红联造反派告诉我们，老师一进教室，就要先喊：‘打倒×××老师！’的口号，然后才让老师上课。可好玩了。”

老宋腾地站了起来，满脸呈现出愤怒的神色。他走近窗前，凝望着漆黑的夜空，一时不知说什么好。

窗外一片黑魑魑，夜凉如水，微风吹得竹叶发出悉悉的声响；村里偶尔飘起一两声狗吠，才打破这沉寂的夜晚。忽然，远处传来猫头鹰呜呜的叫声，象有人在哭泣。这哭声把这黑夜衬托得更加阴森可怖了。

老宋原是县委的宣传部长，长期主管文教战线的工作。如今，从孩子的口中得知，把教师不当人看，上课前要先给学生喊打倒，师道何存？还有什么威信为人师表？真是时代颠倒，斯文扫地！他不禁长叹一声，道：

“漫漫长夜何时晓，璀璨阳光何日照？”

龙炳光安慰他道：“老宋，不要这样悲观嘛，不信河水总是浑的！”他转头对儿子叮咛道：

“记住，宋伯伯在我们家住，不准说出去。”

龙仁懂事地答：“我懂，如今是坏人得意，奸人遭灾，北京城出了大奸臣。”

老宋听了，眼睛一亮，不由得兴奋起来：“好呀，连孩子都分得清好坏，看来我们国家不会变色的，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。”

从此，老宋在龙仁家住下了。

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。老宋在龙仁家住不到半个月，不知怎的，县委“红联”的人得到了风声，一场劫难不可避免地发生了。

那天，村里来了几个凶神恶煞、臂缠红袖章的人，直往龙仁家奔来。

龙炳光挑柴上街卖去了，龙仁的两个哥哥下田干活去了，龙仁的妈妈前两年病死了，家里只剩龙仁一人。

“喂，小朋友，你的宋伯伯在家吗？”那几个人见龙仁在屋外的猪栏里喂猪，便和声和气地问道。

龙仁心里咯噔一跳。宋伯伯正躲在屋里的小搁楼上呢。他舐了舐双唇，镇定地答：

“不知道，我家姓龙，不姓宋。”

为首那个笑嘻嘻地说：“知道，你叫龙仁，对吧？你爸是个老革命，地下交通员，叫龙炳光没错吧。放心，我们是来请宋部长回去三结合的。”

“什么叫三结合？”龙仁迷惑了。

“就是请他出山，参加领导班子。嗨，这样说吧，请他再去当官，这不是好事吗！”

龙仁雀跃地叫道：“当然是好事啦，我爸讲的清平盛世到了吗？”

为首那个哈哈笑道：“到了，到了。打倒了坏蛋，好人就出头了嘛。告诉我，宋伯伯在哪里？”

龙仁见这几个人鼠头鼠脑，挤眉弄眼，脸上皮笑肉不笑，他警惕了：

“我说过，我姓龙，不姓宋。我不知道谁是宋伯伯！”

几个人中拿皮带的那个最凶，他将皮带抡得呼呼响，不耐烦地叫道：

“队长，别跟他套热乎，看来也是个小内奸！小滑头！看我的。”

他一把揪住龙仁的头发，恶狠狠地说：

“说，姓宋的藏在哪儿？不说我揍死你。”

龙仁使劲一挣扎，跳过一边，嚷道：

“不知道，我喊人啦，你们是强盗！”

其实不用他喊，人们早就远远地站在一边看了。这时，一位老人走近来说：

“拿孩子要什么威风，他知道什么，就知道上山摘捻子果吃。”

为首的下命令：“守住门口，搜！”

这帮家伙闯进了屋，翻箱倒柜，砸门破锁，弄得鸡飞狗走。

龙仁跟着闯进来，大声喊道：

“强盗！白天打劫，我去报派出所。”

那伙人哈哈笑道：“去吧，派出所还得听我们的呢！”

搜了几间屋，半根脚毛也找不着。

龙仁得意地说：“怎么样，没有吧。”

为首那个东瞅西瞧，忽然指着堆满农具的小搁楼，说：“上去看看。”

龙仁惊骇地双手拦住，大声叫道：“你们别上去，我家的大阉鸡放在上面养，跑飞了要你赔！”

农村养阉鸡，要放在黑暗的地方，使鸡分不清白天黑夜，拚命地吃，这样才肥得快。

为首的狡黠地眨眨眼：“赔就赔，还不是要姓宋的掏腰包。”说罢，就要去端梯子。

龙仁使劲推开他，他发怒了：

“上面要是没有人，你怕什么？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，不打自招，给我滚开！”

龙仁焦急地放开喉咙大叫大闹：“你惊飞了我的阉鸡，我家的零用钱就完了，你们这帮强盗！”

手抡皮带的家伙一把揪住龙仁：

“你再闹，老子揍扁你去！”

龙仁倔强地说：“就闹，就闹。”张嘴咬了他一口。

那家伙哎哟一声，猛抽回手，啪啪几个耳光，打得龙仁